

# 风尘三尺剑

東方丞



# 风尘三尺剑

东方玉 著

全一册

海南出版社

## 内容简介

“三绝剑”名震武林；“迷踪图”盛传天下。

这个故事就发生在“武林三绝剑”之首的桑老邪和他携带的“迷踪图”上。传说“迷踪图”是昔年农民领袖李自成所绘，他把宫庭和民间财宝，藏在一处深山之中。谁得到这张图，便可按图索骥；又传“迷踪图”是百年前一位武林奇人七绝书生搜集天下武林各派武功，藏之名山石室的一张位置图，谁得到这张图，便可成为天下第一；再传“迷踪图”本身就是武功，参透“迷踪图”便可天下无敌。反正有关“迷踪图”的传说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

此书故事新颖，情节曲折，既歌颂了人类的真、善、美；又抨击了人间的假、恶、丑。真是武侠迷一饱眼福的佳作。

# 目 录

|       |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 一 章 | 武林三绝剑 ..... | ( 1 ) |
| 第 二 章 | 江湖一毒梟 ..... | (37)  |
| 第 三 章 | 古墓练神功 ..... | (74)  |
| 第 四 章 | 鬼魅十二煞 ..... | (111) |
| 第 五 章 | 再遇青衣帮 ..... | (146) |
| 第 六 章 | 假凤虚凰 .....  | (179) |
| 第 七 章 | 幽林兄妹盟 ..... | (214) |
| 第 八 章 | 龙城群英会 ..... | (250) |
| 第 九 章 | 颠倒八门阵 ..... | (284) |
| 第 十 章 | 财帛动人心 ..... | (316) |
| 第十一章  | 投鼠亦忌器 ..... | (341) |
| 第十二章  | 群魔同授首 ..... | (366) |

## 第一章 武林三绝剑

茶园，是大别山南首一个荒僻的小村落，原是因为附近一带山坡上种植的都是茶树而出名。

茶园村落虽然不大，但它座落的位置好，西首是铜锣关，南首是松子关，这个小村落正好在两者之间，恰成鼎足之势。往来于湖北罗田、麻城、安徽金家寨（立煌）、霍山、朱屋庙（岳西）的行旅，这里是必经之路，因为走官道，你就得兜大圈子，多上三四天路程，所以这里虽是山间小路，也成为东西交通要道了。

茶园的村子口，有一家卖茶兼卖酒饭面食的小店，一大间土墙瓦房，外面又支了个松棚，放上五六张板桌，十来条板凳，和圆凳凑和起来的位置，你别看它因陋就简，每天午牌时光，每个座头几乎都坐满了人。

今天，还不过巳刻，山径上就有人来了！

那是一个头戴毡帽，腰背佝偻的老者，他手上拄着一根用布条包扎的木棍，一步一拄，一看就知他走得很吃力，跨入松棚，就在门口一张板凳上坐了下来，口里直是喘气。

小店里的掌柜兼伙计的老头儿赶忙倒了一盅茶，送到佝偻老者面前，含笑招呼道：“老客官，请用茶。”

放下茶盅，他就觉得这位腰背佝偻的老者有些怪！

因为他就站在他的面前，但却看不清他的面貌！

当然，佝偻老者头上那顶毡帽檐儿压得也低了一些，但帽檐再低，也只能压住他的眉毛，而看不清他面貌的另一原因，却是他花白的连鬓胡长得于思满脸，遮去了大半个脸孔，你就是站得再近，也只能看到他一个狮子鼻而已！

佝偻老者伸出一只枯瘦的手来，拿起茶盅，一口喝干，就低沉的道：“店家，可有好酒？”

掌柜老儿听他一开口，只觉这位老客官的声音也有些怪！

说他低沉，又有些沙哑，说他沙哑，又有点尖锐，总之听在耳朵里怪不舒服！

但客人开了口，要酒，管他声音有多怪？掌柜的这就连忙陪笑道：“有，有，老客官要刀烧子，还是花雕？”

“烫一壶花雕，再配几样下酒菜。”

佝偻老者口中说着，又“哦”了一声，接道：“麻烦你再来一盅茶。”

“是，是。”掌柜老头儿一手取过瓷盅，转身倒了一盅茶送上，然后又放好杯筷，才匆匆往里头厨房走去。不多一会，端出一壶烫热的花雕，和几个碟子，那是切好的卤蛋、豆干、卤牛肉、咸水花生，和笋干，都是现成的下酒菜。

佝偻老者倒了一盅酒，一口喝干，又倒第二盅，又一口喝干，再倒第三盅，又杯到酒干，一连喝下了三盅，才用手抓起一片卤牛肉，放入口中咀嚼起来。

掌柜老头儿看他喝酒的模样，觉得又有些怪，但喝酒怪，是人家的事，自己何用多看，他识相的悄悄退了下去。

这时小店前面的山径上，又有三个人一路行来，今日生意来得早，掌柜老头儿自然满心欢喜，但那三个人还没走近，只听坐着剥咸水花生的佝偻老者忽然“嘿”了一声。

掌柜老头当然没有去理会他，就巴结的迎了出去，含笑招呼道：“三位客官要歇歇再走吧？”

那三人跨入松棚，一眼看到佝偻老者，不禁神色为之一变，互望一眼，脚下也微现趑趄，大有抽腿欲退之意！

佝偻老者适时抬起头来，沙哑的道：“就是你们三个么？好，你们既然来了，那就不用走了。”

原来这三人在江湖上，也是赫赫有名的人物，走在较前面的一个约莫五十出头，个子瘦小，双臂特长，脸型尖瘦，鹰鼻隼视，身穿青竹布长衫的叫做侯椿年，是河北通臂拳的老拳师。

左首一个也有五十来岁，脸色白中透青，紧闭着嘴唇，一副阴沉模样的，是琵琶手鄢茂元。

右首一个年在四十开外，生相精干，带着一股狠气的是天狼星郎百辉。

通臂猿侯椿年略一抱拳，嘿然道：“桑老哥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姓侯的，你还不配和老夫称兄道弟。”

佝偻老者自顾自喝了口酒，一面剥着花生，缓缓说道：“难道你们三个不是找老夫来的？”

琵琶手鄢茂元道：“咱们兄弟路过此地，和桑老哥只是巧遇，咱们兄弟找你老作甚？”

“哈哈！”佝偻老者突然发出裂帛似的一声洪笑，双手在桌面

上一按，霍地站了起来。他这一按，四个桌脚立时被按下去两寸之多，陷入在坚硬的泥土之中！

佝偻的老者也随着这一起立，腰背一挺，登时高出了一尺有奇，从他压低的帽檐之下，射出两道比闪电还亮的目光，洪声道：“难道你们没听说桑老邪在九宫山得到了一张‘迷踪图’？难道你们没听到桑老邪中了鼠辈的暗算，功力已经尽失？难道你们不是想捡便宜来的？”

一手提着那根缠了布条的木棍，大步走出，每说一句话，就朝三人逼上一步。

通臂猿侯椿年等三人，慑于他的威势，因此佝偻老者（现在已经不再佝偻了）每逼上一步，他们就不期而然的后退一步。

这佝偻老者原来正是名震天下的魔剑桑仝，因为他生性怪僻，一向行事，只凭他一己的好恶，人在正邪黑白之间，大家都称他桑老邪，名列“武林三绝剑”之首。

那“三绝剑”的另外两个则是擎天剑石东华和剑煞秦中龙。

“三绝剑”者，他们三个人使的都是剑，你只要遇上三人中的任何一个，你绝无还手之力也。

至于桑老邪（佝偻老者）说的“迷踪图”，那更是在江湖上盛传而无人可以证实的一张武林之宝！

有人说“迷踪图”是一张地图，为昔年大顺朝李自成所绘，他搜集了明宫和民间财宝，藏在一处深山之中，得到这张图，可以按图索骥，取到藏宝。

也有人说，“迷踪图”是百年前一位武林奇人七绝书生汇集天下武林各派武功，藏之名山石室的一张位置图，找到石室，可



以得到各派武林精华，成为武林第一人。

也有人说，“迷踪图”本身就是武功，参透“迷踪图”，就可天下无敌，反正“迷踪图”的传说很多，莫衷一是。

天底下凡是只有传闻，没有见过的东西，就会越说越玄，越传越神秘！“迷踪图”就是这样被武林中传说得成了人人都想得到的宝图。好像谁得到了它，谁就会平步青云，一下富可敌国，而且还立时就可爬上“武林第一”的宝座一般！

闲言表过，却说通臂猿侯椿年、琵琶手鄢茂元、天狼星郎百辉三人，被桑老邪一步步的逼来，退出松棚，退到了一片草坪上，三人才品字形站定下来。

天狼星郎百辉站在最左边，这时忍不住道：“桑老，咱们兄弟并无开罪之处，你这是做什么？”

桑老邪同样脚下一停，呵呵笑道：“问得好，老夫要你们试试我桑老邪是否真如传言，中了姓阎的鼠辈的散功毒，已经功力尽失？”

通臂猿侯椿年道：“桑老这是误会，在下兄弟并没说你功力尽失。”

他们说虽然委婉，但每一个人依然双手挺胸，凝聚了全身的功力，这不是说他们准备随时出手，而是桑老邪实在太厉害了，他们自非全神贯注，提功戒备不可。

桑老邪道：“老夫不想和你们多噜嗦，好！你们可知老夫如何处置了毒手郎中么？”

天狼星郎百辉道：“你老说出来听听？”

桑老邪道：“老夫要他自己砍下一条右臂。”

通臂猿侯椿年道：“阎老九和咱们兄弟无关。”

“不错。”桑老邪道：“但你们三个跟踪老夫而来总是事实。”

琵琶手鄢茂元道：“这么说，桑老好像不肯放过咱们了？”

桑老邪道：“老夫并不想出手，你们三个也不配老夫出手，这样吧，你们自断右手三个指头，就可以走了。”

天狼星郎百辉脸上肌肉扭动了一下，冷声道：“桑老邪，咱们兄弟对你已经够忍让了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大家都是江湖上人，咱们并无开罪之处，你要咱们自断三个指头，未免太过份了吧？”

桑老邪嘿然道：“老夫说出来的话，从无折扣，你们自断三个指头，即可无事，等到老夫出手，只怕要加上一条臂膀了。”

通臂猿侯椿年勃然变色道：“桑老邪，你欺人太甚了！”

喝声出口，但听“呀”的一声，面对桑老邪“品”字形三条人影，突然一欺而上，侯椿年一记“龙顶抢珠”，拳风呼然从正面直击桑老邪头部。天狼星郎百辉的“天狼爪”，琵琶手鄢茂元的琵琶手，不约而同的由两侧进招！

这三人在江湖上也算得上一把好手，此时联手出击，这份威势，确也凌厉无匹！

就在三人合围之际，突听桑老邪沉嘿一声道：“你们当真要老夫亲自动手了！”

“呛”！大家耳中只听到长剑出鞘的声音，连剑光都没有看见，三个人但觉右臂一凉，好像被冷水泼过一般，心知不妙，三条人影同时暴退出去！

这一退，不由得同时闷哼出声，原来他们三条右臂，竟然已被人家齐肩切落，没跟着他们身子一齐退出来，鲜血直流如注！

桑老邪好像根本就没有拔剑，大家也没看到他的剑，他右手依然提着那根用布条包扎的木棍，站在原地，只是用左手挥了挥，哼道：“现在你们可以走了。”

侯椿年等三人痛得连眼睛都发了红，各自用左手点了自己肩头穴道，阻止流血，一声不作，掉头就走。三条人影去势极快，眨眼工夫，已经走得没了踪影。

桑老邪长长吁了口气，愤怒地用木棍在地上狠狠顿了一下，暗自切齿道：“阎老九，你这老小子，再给老夫遇上，非把你碎尸万段不可！”

原来他三天前中了毒郎中阎老九的“散功奇毒”，虽被他逮住了阎老九，逼着他交出解药来，服下解药之后，当时运气检查，奇毒确已解去，才要阎老九自断右臂，放他离去。哪知过了三天。发觉“散功奇毒”依然存在，而且已有逐渐发作之势！

桑老邪转过身，正待回入松棚，瞥见自己那张板桌横头上，坐着一个身穿蓝布长衫的人，那人年约五旬，生的獐头鼠目，一张瘦削的黄蜡脸，右手虚飘飘的只剩下一只衣袖，那不是毒郎中阎老九还有谁来？

桑老邪不由怒气陡升，口中沉嘿一声，还未开口！

阎老九早已从座位上站了起来，黄蜡脸堆起笑容，连忙拱手道：“桑老，在下总算找到你老了。”

桑老邪双目精光电射，沉笑道：“姓阎的你来得正好……”

“桑老息怒！”

阎老九连退了两步，连连摆手，陪着笑道：“在下三天前忘了告诉你老一句话，你老就匆匆走了，这三天来，害得在下到处找

你。”

桑老邪心中一动，问道：“你还找老夫何事？”

阎老九耸了耸肩，说道：“你老三天前服的那一包解药，但过了三天，还须再服一包，否则仍会发作。”

桑老邪浓眉陡然一竖，沉喝道：“姓阎的，你敢欺骗老夫，大概不要命了？”

“不，不！你老别发火。”

阎老九谄笑道：“在下若是对你老有半点不敬，怎会特地给你老送解药来？万一你老再一生气，又要在下自断左臂，在下岂不连吃饭都要人喂了？”

他已经自断一臂，还会送解药来，天底下哪有这等好人？他不怕再断一臂，还会找来，自然别有用心！

桑老邪在江湖上混了几十年，这点道理，岂会想不到？口中沉嘿一声道：“你不怕老夫再要你自断左臂么？”

阎老九深沉一笑道：“这回你老不会要在下再断一臂了。”

桑老邪回到位子上坐下，说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

阎老九谄笑道：“说来话长，桑老总该让在下坐下来再说吧？”

桑老邪沉声道：“好，你坐。”

“在下告坐。”

阎老九果然走了过来，侧着身子在左边的位子上坐下，一面朝掌柜的道：“掌柜的，给我添一副杯筷。”

掌柜老头儿方才眼看桑老邪砍下三人的手臂，早就吓白了脸，这时听到招呼，没命的应“是”，赶紧送上一对杯筷。

阎老九拿起酒壶，在桑老邪面前斟满了一杯，又给自己也斟满了一杯，举杯道：“桑老，在下先敬你。”

“不用。”桑老邪炯炯目光盯注着他，说道：“有话快说。”

阎老九“咕”的喝了口酒，才转过头去，陪笑道：“在下自断一臂，只是想和桑老合作……”

桑老邪道：“老夫和你合作什么？”

阎老九道：“在下是说你老得来的那张‘迷踪图’。”

桑老邪道：“你想威胁老夫？”

“不，不，桑老幸勿误会，在下有几个脑袋，敢威胁你老？”

阎老九一脸奸笑，接着道：“在下只是想和桑老合作，不，不，追随桑老，因为桑老在没有服下真正的解药之前，每隔三天，都得服下一包解药……”

桑老邪听得大怒，左手一探，像老鹰抓小鸡一般，把阎老九一个人凭空提了起来，口中喝道：“你是找死……”

说到最后一个字，突觉左手五指一麻，竟然用不上劲来！

毒郎中阎老九身子在空中一挣，一下飞出寻丈之外，落到地上，飞快的掠出去三丈开外，大笑道：“在下来见桑老，焉得没有准备，身上只是涂了些麻药，再有盏茶工夫，就可没事，但桑老身中‘散功奇毒’，今晚子时，定当发作，只要桑老肯点个头，在下自会把解药及时奉上。”

随着话声，人已迅快的往小径上飞奔而去。

桑老邪暗暗吃了一惊，心头这份愤怒到了极点，只是左手麻木，使他干瞪着眼，看那阎老九离去，等到毒郎中离去之后，突然想到自己左手抓他衣领，右手可没碰到他的衣衫，急忙举起右手

来，五指伸动了一下，果然伸屈自如，并无麻木现象，不禁轻轻叹了口气道：“此人果然狡狴如狐，自己还是上了他的当！”

当下伸手入怀，取出一串制钱，往桌上一放，抓起用布包扎的木棍，大步走出松棚。

他自然知道毒郎中阎老九并未去远，必定会暗中跟踪自己，因此离开茶园，就一路上提气疾行，奔出三里来路，往后一看，不见有人跟来，立即一个飞旋，往左首一片树林中投去，选了一棵浓密的大树，隐蔽好身形，缓缓行功纳气。

毒郎中说得不错，此时差不多已近午牌时光，自己这一运气，果然发现体内“散功奇毒”，已在散发，但以自己的功力，目前并无大碍，估量真正发作之时，确该在今晚子时了！

就在此时，只见前面山径上，正有三条人影，一先二后，疾行而来！

前面一个是手执铁拂，表情冷峻的缙衣老尼，后面跟着两个一身青衣，背负长剑的妙龄少女，身法极快，从林前掠过。

这老尼桑老邪自然认识，她正是出名难惹的九华绝情老尼，两个青衣少女敢情是她的门下了！

“绝情老尼会在这里出现，难道也是冲着自己来的？”

桑老邪如未中毒郎中的“散功奇毒”，绝情老尼也未必放在他心上，但如今“散功奇毒”却已有散发之势！

“唉，看来黑白两道的人，都在追踪自己了！”

正在思忖之际，山径上又出现了两个人。这两人并肩行来，正在边谈边走，左首一个身材高大的老者是江西武功山武功门的沈中庆。右首一个头挽道髻，身穿灰布道袍，斜背长剑的老

道，则是茅山通天宫的冷清风，他们虽然没有奔行得很快，但脚下却也不慢。

桑老邪距离较远，听不清他们的谈话，心头却是十分气愤，暗道：“这几个人平日还以侠义自居，是颇负盛名的白道中人，一旦听到了‘迷踪图’，竟然也会心生贪婪，覬覦宝藏了，这又和黑道中人有何不同？”

他感到奇怪的是毒郎中阎老九，何以会没有跟着自己下来？他隐身在树林子里，要等的就是毒郎中阎老九，这次给自己逮到了，不论用何种残酷的手段，也非要他交出解药来不可！

心念转动之际，瞥见山径上又出现了一条人影，那人掩掩藏藏，行动鬼祟，好像一只山鼠，连窜带跃，又不时的东张西望，生似怕被人家发现他的行踪一般！

桑老邪只要看到他一点影子，就可判断这人正是自己等了许久，非要逮住不可的毒郎中阎老九，心中不禁大喜，暗自忖道：“好小子，这回看你往哪里逃？”

毒郎中阎老九当然要暗地里跟踪桑老邪下来。他知道桑老邪中了自己的“散功毒”，今晚子时，是剧毒发作最后一刻，他岂肯轻易放过？

但他也知道桑老邪在剧毒尚未发作以前，必然会千方百计非逮住自己不可，只要被桑老邪逮住了，他非用酷刑逼自己交出真正的解药不可，这酷刑就不是人受得了的，因此他既要盯住桑老邪，更不能让桑老邪照面。

现在，毒郎中阎老九渐渐走近桑老邪隐身的这片树林子了！

他机警的目光，配合着他略带畏缩的脚步，审慎而又仔细的

凝视着树林中每一棵林木，就是风吹草动，他都要停下步来，看个清楚。

桑老邪蹲在茂密的树干上就像一只发现了老鼠的公猫，猎物已经到了自己的利爪之下，他只须轻轻一扑，就可把他抓个正着，再也不怕他飞上天去，但就在他正待扑出之际，发现山径上又出现了一条人影！

这人身影之快，从远处才一现身，只不过眨眼之间，就已到了毒郎中阎老九的身后。

这人是身材高大的老者，生得浓眉如帚，额下留了一部苍髯，身穿一件宽大而长仅及膝的黑袍，脚登麻鞋，最奇怪的是他腰间挂着的一柄绿鲨皮鞘的剑了，连柄不过一尺六七寸长，但却有六寸来宽。（连鞘）

这人，桑老邪自然认识，他就是和桑老邪齐名“武林三绝剑”中的剑煞秦中龙。

桑老邪暗暗攥了下眉，忖道：“怎么秦老儿也来了？”

毒郎中阎老九虽以用毒出名，但他一身武功，也非同等闲，剑煞秦中龙堪堪飞落，以剑煞的功力修为，人虽欺近，当然不会有丝毫声息，但阎老九已是警觉，身子迅疾的往右斜飘出去，一个轻旋，转了过来。

剑煞秦中龙并未追过去，只是静静的站在原地，冷漠的喝道：“阎老九。”

阎老九一看来的是剑煞，心知凭自己的身法，是躲不了的，立即“啊”了一声，抱着拳陪笑道：“原来是秦老，不知你老有何吩咐？”



桑老邪因有剑煞在场，自然不好现身，再说他被毒郎中下了毒，也不是光彩的事儿。

剑煞秦中龙嘿然道：“老夫要问你一句话，你来此作甚？”

这话，也只有像剑煞这等身份的人才问得出来，换了一个人，毒郎中一定会说：“那么你来这里作甚？”或者说：“这是天下人走的路，你老哥管得着吗？”就算最客气，也会说：“你老哥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但这些话，他在剑煞面前，可一字也不敢从牙缝里迸出来，依然连连陪笑，连连躬身道：“在下是路过，嘻嘻！路过这里。”

他一直跟剑煞陪着笑脸，剑煞脸上可一丝笑容也没有，一双炯炯目光，盯着毒郎中，冷然道：“你没撒谎？”

毒郎中但觉他那道利剑般的眼光，几乎要把自己心肺都射穿一般，心头直打冷噤，还是陪着笑道：“在下有天大的胆子，也不敢在你老面前撒半句谎。”

“唔！”剑煞口中沉唔了一声，续道：“那么老夫问你，你这条右臂，是被什么人砍掉的？”

毒郎中道：“是……是魔剑桑老下的手。”

桑老邪听得暗暗点了下头，这小子背后对我还算恭敬。

剑煞口中又“唔”了一声，问道：“桑老儿为什么要砍下你的右臂来？”

毒郎中道：“是……在下和桑老动手，才被桑老砍掉的。”

“胡说！”剑煞沉喝道：“凭你也配和桑老儿动手？”

毒郎中一惊，急忙改口道：“是……是在下跟踪桑老，被桑老发现，才……赏了我一剑……”